



棒 槌 鸟 儿 童 文 学 丛 书



肖显志 著

北方有热雪

沈阳出版社

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

北
方

有
热
雪

肖显志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方有热雪/肖显志著.-沈阳:沈阳出版社,1996.12
(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)

ISBN 7-5441-0738-8

I.北… II.肖… III.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9444 号

北方有热雪

肖显志 著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	1996年12月第 1 版
印张:7.75 插页:2	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字数:150 千字	印数:1-10000

责任编辑:李树权 祝乃杰

封面设计:杨煤海

责任校对:张 燕 李东训

版式设计:姚德军

插图:李勤学

ISBN 7-5441-0738-8/I·182 定价:11.00 元

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

序

陈伯吹

时在 1985 年盛夏,我应邀参加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大会,会议地点在气候宜人的滨海城市大连。与会者借宿于一所师范学校有上下铺的学生宿舍内。会议的简朴、务实很使我感动。听说学会成立不久便白手起家接办了《文学少年》杂志,又举办每两年一度的全省儿童文学评奖。

近几年的报刊评论,时有关于辽宁儿童文学的好评,诸如“八九十年代之交,辽宁异军崛起”,“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老中青作家群体”之类的评价。辽宁儿童文学成绩斐然。

去岁暮秋间,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于沪上召开,会议间歇,辽宁儿童文学

学会会长赵郁秀送我他们学会工作简报，活动颇多，经费一律自筹，悉知在筚路蓝缕中奋进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，重在扶植新人，且屡屡获奖；被称为“东北小虎队”的青年作家群，在艰苦条件下的闯劲和坚韧的求索，确令人赞叹。

于此我想，地处东北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“令人注目”，有此佳绩，实非偶然。

如今，以富有地方色彩的“棒槌鸟”命名的儿童文学丛书又将出版了，丛书的宗旨是：在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初具规模之际，继续大力奖掖和扶植创作新人。这正是当今繁荣文学创作之最需。

出版儿童文学丛书，囊括各地作者的创作成果，我所见者为数虽不多，然也有数种。但以一套丛书展示一省之青年创作群体的新姿和实力者，则“棒槌鸟”丛书恐怕是仅见或首见的了。故我九十有二高龄，虽已搁笔，但此酷暑之际，汗流浹背也愿为之作序。

目前出书难有目共睹，人们为之扼腕太息。沈阳出版社却以一“新社、小社”之力，毅然承担起这套难有“经济效益”的纯文学丛书之出版任务，实为功德无量之举。

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界与出版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其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使我深深地感佩。

期望能有更多的展示各自地域特色和优势的儿童文学丛书面世。这不仅是作者之福，少年儿童读者之福，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之福！

1996年7月20日，上海

目录

序言	—————	陈伯吹
北方有热雪	—————	1
“神曲”唢呐	—————	49
北方狼	—————	83
大苇荡	—————	119
白羽毛别动队	—————	180
成长中的人性之歌	—————	吴其南
“棒槌鸟”与“小虎队”(代后记)	—————	赵郁秀

北方有热雪

炮烟雪狼叫似的嗷嗷地吼，老北风裹着棉花团子雪在冻裂缝子的一抹儿平川的黑土地上，如成千上万匹发疯的野马嘶鸣狂奔，搅得天昏地暗，满世界浑澄澄的。河套里的柳树毛子被刮得如女巫的长发，乱抽乱舞，发出尖厉的呼哨。屯头上百年老榆树碗口粗的树杈被老北风摇着摇着就“喀嚓”一声折断，露出白刹刹刀子般茬口。柴火叶子刮上天空，如一只只受惊的鸟儿，没头没脑地乱飞乱撞。

冷啊！一出屋，就会让你觉得脸被风给“唰”地揭去一层皮。要是迎风站一会儿，耳朵和手指尖就会被冻得猫咬似的，再一会儿就麻木了，不加小心耳朵就会给刮掉，手指也会碰断的。被风刮起的小鸟，在天空中飞着飞着，就会被冻得“扑棱棱”栽下来……这么冷的天，家家户户把门关得死死，人们躲在屋子里守着火炉，没人敢出去。不对，有人敢。你看，两个少年在炮烟雪里跌跌撞撞地挣扎着……

打 赌

放寒假了，从来没见过雪的阿伟从深圳来到东北的二舅家串门。“哇！天空崩爆米花啦耶！”阿伟一下汽车就冲雪花纷纷扬扬的天空举起双臂，欢呼着形容起来。

到汽车站来接表弟的大牛撇撇嘴角，说：“崩爆米花？要是炮烟雪天头，你就没形容词儿了。”

阿伟好奇地眨着眼睛，问：“什么叫‘炮烟雪’？”

大牛下巴颏一扬，说：“风刮起来‘哗哗’的像老牛吼，能把你这个嫩黄瓜似的小南方佬冻成紫茄子。”

阿伟也把下巴颏一扬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别小看人！我不怕！”

大牛把嘴撇得像个瓢，说：“哼！炮烟雪一刮，冻掉你耳朵，冻掉你鼻子，冻掉你下巴，撒尿把你小鸡鸡冻下来！”

阿伟觉得表哥太夸张了，就连连说：“不怕！不怕！”

就不怕！”

大牛又“哼”一声，说：“大话呱呱的，尿炕哗哗的！我不信！你真的敢冒着炮烟雪到野外去？我不信。”

“不信？不信……”阿伟转转眼珠儿，说：“不就是冒着炮烟雪到野外去么？那算得了什么！不信我们打赌！对，打赌！”

大牛也转转眼珠儿，说：“打就打，赌啥？”

阿伟低头想想，说：“我要是输你，就输你所有的压岁钱。”

大牛问：“你有多少？”

阿伟伸出两个指头。

“二十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二百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两、两千？”

“噢！对喽！嘻嘻！没吓着你吧？”阿伟挺起胸脯说：“我要是输你，两千元压岁钱就是你的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大牛的眼珠子瞪得真像牛似的问：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算数！”这回轮到阿伟撇嘴了，说：“两千算什么，不就二十张大钞么！”

大牛伸出小手指说：“光说不中，得拉勾上吊。”

阿伟也伸出小手指，说：“来吧！”

于是，两个人就勾着小手指说：“拉勾上吊，一百年不再要！”

拉完勾，阿伟突然想起来表哥还没说他赌输给什么呢，就寻思一下说：“你要是输我，给我捉两只你在信里说的‘白叫天’，云雀。”

大牛不在乎地说：“二十个也中。”

阿伟走在乡路上，积雪在脚下“咯吱咯吱”响，就说：“咦！雪脚下在唱歌耶！”

大牛又撇撇嘴，说：“我咋听不出来？我听像踩耗子叫。”

阿伟还是说：“像唱歌，唱歌！”就扭起屁股，跳起霹雳舞。

大牛在心里说：“你别臭美，等到炮烟雪天头，冻你个冰棍，那两千元……嘿嘿！”

离乌拉屯还有一里多地远，阿伟突然朝甸子里一指，说：“你看，谁在干什么？”

空旷的草甸子里有个头戴红头巾的小姑娘，正弯着腰在雪里捡着什么。红头巾火苗似的在雪地里跳动着。

大牛的脸沉下来，说：“那是小琴，她肯定是在薅荳毛蚣草。”

“她薅草干什么？”阿伟抻着脖朝甸子里望着问。

大牛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琴妈病瘫在炕上，她爹又是灌猫尿，又要钱，家穷得叮当响。小琴爹心狠，要

把她嫁出去换钱。”

“小琴她会答应？她反抗啊！”阿伟攥攥拳头。

大牛说：“反抗？她爹不打死她才怪呐！没法子，小琴妈就白天黑夜地用荳毛蚣草编啥小猫啊，小狗啊，小兔子啊啥的，卖够了钱，好能留住小琴。”

阿伟问：“她们编的小猫、小狗好看么？”

大牛瞪了表弟一眼，心里说：哼！没同情心的家伙！就说：“好看！好看极了。”

“噢！噢……”阿伟突然说：“那是工艺品呐！带我去看看！去看看行不？”

大牛更来气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不行！等我们打完赌，带你去看个够。真没同情心！”

阿伟见表哥话变了味儿，刚要生气，可转转眼珠儿，冲大牛作着鬼脸问：“大牛哥，你们……嘻嘻！是不是那个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大牛的脸腾地红了，举起拳头就要打，阿伟赶紧逃，两个少年追撵着跑进了村子。

照 相

阿伟等了三天也没等来炮烟雪，就想要到小琴家看她们用荳毛蚣草编的小猫小狗，大牛说啥也不领他去。

阿伟在炕上把腿往炕边一伸，说：“那我自己去。”

大牛抱着胳膊说：“去吧！她家的大黑狗可凶哩！不把你屁股蛋给咬下一块肉来才怪呐。”

阿伟吓得一缩脖，不作声了。他守着火盆，拨拉着里面的烧花生，眼前又跳动起雪地里那团火苗儿……他在昨天见过小琴，看上去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长着紫丁香叶儿型的脸蛋，两只大眼睛一汪汪水儿真像吐鲁番的黑葡萄，嘴唇没涂口红但红润润的像卷莲花瓣儿，两条大辫子垂到腰间，要是散开肯定要比作广告的女人头发好看几倍……于是他就浮想联翩了……让小琴扎着红头巾站在雪地里照一张，参加“全国‘星星河’摄影大赛”，肯定能拿一等奖。不拿一等奖，也能上《少男少女》封面。一旦上了封面，十有八九被电视广告公司看中。一旦看中，作一次广告就会……哈哈！我在东北发现了一个电视广告小明星！到那时……到那时……他想着想着就拿出照相机，跟大牛说：

“大牛哥，我们去照相啊！”

大牛是头一次照相，让阿伟给照了好几张。他一听又要给他照，高兴得从炕上跳起来，说：“走哇！我们走哇！”

阿伟说：“给……给小琴照。”

“啊？！给小琴照……”大牛一听劲头没了，坐下来，说，“你要照自个儿去照吧！”

“唉！生在这偏僻的地方，真是浪费美丽。”阿伟叹着气说，“冻土冰雪埋没了一个明星，一个明星……”

大牛愣愣地问：“啥星？大白天的哪来的星星？”

“我说的是明星！”阿伟鄙视地看了表哥一眼，说：

“明星，就是电影明星，电视明星，广告明星！你懂不懂？”

大牛当然懂了，又撇着嘴说：“不就是电视里那些光着膀子、露着大腿、冲人眨么眼儿的女人么？‘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！’嘻嘻！发贱声儿。”

“无知！”阿伟低低地说了声。

“你说啥？”

阿伟忙改口道：“我说你、你……额头上有个痞子，痞子！”

“给小琴去照相……”大牛寻思着说，“你是想让小琴当明星？照了相就能当明星？”

阿伟把照相机往肩上一背，说：“大牛哥！一颗明星将从乌拉屯升起罗！”

大牛叫阿伟给弄得雾里看花。

大牛领着阿伟来到小琴家院前，往院里喊了两声，小琴爹从茅楼探出头来没好气儿地说：“谁知道她死哪疙瘩去了！”

大牛瞪了小琴爹一眼，拽起阿伟来到屯子头，爬上高高的柴火垛，抻着脖子四下张望。

“哎！在那儿！”大牛朝甸子的西北方向一指。

阿伟顺着大牛的手指在空旷的雪野里看到了一团呼啦啦飘动的火苗，那是小琴的红头巾。

小哥俩一蹣溜下了柴火垛，趟着没膝盖深的雪在甸

子里找到了小琴。

小琴看了一眼陌生的阿伟，就勾着头绞着冻得胡萝卜似的手指，一声不吭。

阿伟抓起雪地上的荳毛蚣草，说：“真红耶！血浸一样红耶！”

小琴这才抬头瞟了阿伟一眼，开口说：“荳毛蚣霜一打就红，叫雪一埋就更红得透亮，好看着呐！”

阿伟见小琴说话了，忙打开照相机，说：“你是小琴吧！我给你照几张相好吗？”

大牛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表弟阿伟，打深圳来的。”

小琴的眸子闪亮了一下，但渐渐暗淡下来，避开了阿伟，说：“为、为啥照相？”

阿伟调好了镜头焦距，说：“就因为……因为你长得漂亮，漂亮啊！”

“你……”小琴的脸腾地红了，像飞落两朵彩霞，撅起嘴说：“你、你……你们坏！”

“我、我会让你当明星的。”阿伟解释着。

大牛也说：“真的。阿伟要把照片在深圳登出来，要你当电视模特明星呐！”

小琴突然捂住脸，转身跑开了，像一只小鹿朝甸子深处飞跑，趟起一溜儿雪雾。

大牛拽起表弟，说：“别耽误小琴薹荳毛蚣了。”

阿伟望着在皑皑白雪中飘动的红头巾，摇着头说：“真是乡下人……”

打 架

“哎！快去看小琴家相姑爷啊！”鼻涕罐在屯子当街喊。

阿伟和大牛跑出院子，鼻涕罐抽了抽淌到嘴边的鼻涕，用棉袄袖子抹了下，说：“小琴家相姑爷了。”

大牛一把揪住鼻涕罐的衣领说：“你瞎说！”

鼻涕罐再抽一下鼻涕，说：“谁瞎说烂舌头。不信你们去看，小琴对象家的四轮子还在那疙瘩停着呐！”

大牛和阿伟真的在小琴家院门口看到一辆四轮子拖拉机，水箱还冒着热乎气儿。

阿伟见表哥在攥拳头，觉得奇怪，问：“大牛表哥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我们去看看！”大牛就提着拳头朝小琴家院前走，跟鲁智深去拳打镇关西似的。

小琴爹要把女儿嫁给河西老鸛屯老尤家的大小子，今天是东北风俗中的相门户。相门户就是订婚，男方到女方家让人家相，女方到男方家让人家相，都相妥了，婚就订成了。老尤家大小子叫尤笪，说是因为他妈扫炕时一举笪帚就把他生下来了，长得头大腿细像笪帚倒戳那儿似的，名就叫了尤笪。今天，尤笪打扮得不伦不类，头戴顶狗皮帽子，上身穿件青棉袄，脖子上还扎了条花领带。下身穿条蓝裤子，因为腿太细，裤子堆堆着给人裤带没扎紧总要掉下来的感觉。脚蹬一双三接头皮

鞋，也许是踩了牛屎，弄得黄乎乎的。这阵儿，尤笄在屋子里呆不住了，跑到外面攥雪团玩。

“哎！你是油条，还是煎饼？”大牛斜着眼睛问。

尤笄见大牛攥着拳头，说：“煎饼没油条好吃。你想打架咋的？我最爱打架玩。”

阿伟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尤笄摇摇头，嘿嘿笑，说：“我、我妈没告诉我。”

大牛对阿伟说：“他是个傻家伙。自几个二十岁了还不知道。”

尤笄一听大牛说他傻，气一下子就来了，照大牛脑门就是一雪团。

“噗！”雪团在大牛脸上炸开了。“你敢打我！”大牛真像一头公牛，头一低照尤笄顶过去。尤笄躲不及，一个腚墩儿摔个倒仰。

尤笄在地上划拉着，摸到一块冻土坷垃，一扬手撇过来，正中大牛脑袋。“哎哟！”大牛叫了声摸了把脑袋，一看，血染红了手掌，就“噉”一声扑过去，照尤笄脸上就是一阵暴风骤雨。

尤笄被打得鼻子喷血，无处躲藏，惨叫着一头插进柴火垛里。

阿伟见出了事，急忙拽住表哥，说：“快别打，别打啦！”

大牛踹了脚尤笄撅在外面的屁股，说：“快给我滚！你敢娶小琴，我、我……就打死你！”

这时，尤笕爹听到动静跑出屋，喊着：“笕！笕你叫唤个啥？”

阿伟拉起表哥，催促着：“快！快跑！”

心 事

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尤笕爹和小琴爹一堆儿找到大牛家，指着尤笕满脸的血，说啥也要把大牛打成这样儿。

大牛爹妈左赔不是，右赔不是，好话说了两大车，又往小琴爹和尤笕爹怀里各塞了一瓶子白酒，才算了事。

大牛和阿伟捱到天黑才敢回家，要不是有阿伟，大牛才不回家呐！不回家上哪儿过夜啊？屯子头上那座高高的苞米秆子垛里有个大洞，那是大牛掏的秘密藏身之处，谁也不知道。阿伟看过秘洞摇头说不行，我们藏起来二舅二舅母该着急了。大牛叹了口气说：“回去挨揍吧！”

大牛被爹扒下裤子，板子打在屁股上“啪啪”响。

阿伟拉住二舅说情，可二舅跟聋子似的，只顾气呼呼地挥舞板子。然而，不管爹爹咋打，大牛就是一声不吭。

大牛的屁股遭殃了，被打得不敢坐，不敢跳，也不吭声了，站在那儿望着一个地方发呆，搞得阿伟直摇头说没劲。憋了一天，阿伟憋不住了，问：“大牛哥，你